

一镇风物 千年阎庄

(上接第一版)

土圣寺的钟楼和鼓楼,均建筑于寺外,钟楼长、宽各4.37米,墙厚1.13米,明间为3.22米。钟楼内挂铁钟一口,钟高1.7米,口径1.8米,厚3厘米,总重量4999.5公斤。崞县“八景”之一的“土圣晚钟”,即指此物。

嘉庆院,坐落于南大常村北部。据说北齐时已构成寺院雏形,唐时初具规模,明朝弘治、嘉靖和清朝乾隆、道光年间,进行了多次维修和扩建,形成了错落有致、金碧辉煌的庞大建筑群。

据嘉庆院现存乾隆四十九年(1784年)《重修碑记》载:“……奈历年风雨倾颓已极,于乾隆四十八年春,住持会集村众顿起葺修之想,募四外本村,得金壹仟零叁拾壹两捌分,葺修东玉皇院、西泰山院、正佛殿院,与大钟鼓楼阁、四围墙垣,鸠工庀材,焕然生色,且创建关圣庙、财神庙、乐楼一座,工成告竣。”

1965年农历四月十七,是嘉庆院最后一次庙会。之后,嘉庆院被改造成学校,大殿做了教室,塑像、彩绘等被毁,历代碑刻大多散落遗失。

阎德刚和李庆春

阎庄镇的卫村,乃隋唐时得名的古村落,村名以姓氏命名。这个村名最早见于一代文豪元好问《朝元观记》,文中有“所居卫村里,白水出焉,侯(阎德刚)爱其景气古澹,有终焉所之志。”而在元代,卫村里除阎氏一族外,还居住有赵、王、刘、俱、郭、朱、聂、茹、李、吕、安、张、康、斛等十几种姓氏居民。在讲究聚族而居的中国古代,一个不大的村落竟有如此多的姓氏杂居,实属罕见。

阎德刚,名瑛,原籍贵州,金末任太原路崞山军节度使。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十五年(1220年),崞山军境内休整,驻地卫村里。其地青山如屏,黄土层叠,绿树成荫,白水迤迳,他便有了在此颐养天年的想法。

由于金末战乱不断,崞县境内地主豪强纷纷外逃,致大片土地荒芜。蒙古军接管政权后,将部分无主地收为官地,由留任官兵屯田,这或许就是卫村居民姓氏庞杂的原因。

元好问曾撰有《朝元观记》的碑文,讲述了阎德刚的故事:“当是时,崞山军节度阎侯德刚,经画略定,境内休息,颇与方外士周旋。所居卫村里,白水出焉,侯爱其景气古澹,有终焉之志。因以清溪自号,幅巾便服,香火晨夕。有荐思问于侯,若谓有所取焉者,侯即走书币,以宾礼见招,握手而语,欢如平生,为之辟旁近西园,规作庐舍,以为谈经讲道之所。顾谓所亲,他日道院成,与吾松栢相直,远不能一里所没而有知,得神游于此,致足乐也。然未几侯下世,才毕垣墉而已。”

阎德刚初授太原路崞山军节度使,后改任崞州都元帅,封龙虎卫上将军,御赐虎头金牌,加封世袭千户侯。故而,阎庄一带多称其“阎万



土圣寺



嘉庆院古槐

侯”。据阎氏《营盘草厂册籍》载,明代卫村阎氏族人除耕种有本村大部分田土外,还领有村西白马崖、龙斗沟、安家河等处土地若干,屯瓦沟内滴水崖牧马草厂一处以及小姑(薛孤)村东、西营盘地、草厂地各一处。其中仅薛孤村东、西营盘地就有二百多亩。加上阎庄村的地产,都是阎氏家族的祖业。

据降大任《山西史纲》载:“蒙古上层贵族统治集团在汉地依靠的基本力量,就是降蒙的地方豪绅和新兴地主,即所谓世官世侯。从今存元代石刻碑文资料考察,在晋地的代表人物有崞州(今原平市)李居祜,定襄张安宁,崞州阎德刚,隰州刘弼,曲沃靳和,屈产(今吉县)郭泰,定襄周献臣,泽州段直,平阳徐玉,坚州(今繁峙)刘会,王兆,乡宁赵仲,平定聂珪(原系寿阳人),辽州刘恩,河中府谢天吉,解州仪肃,平遥梁瑛父子,河津史千等。”

和阎德刚相比,李庆春的名声不算十分显赫,但也是西南乡不可多得的人物。李庆春,清代阎庄村人,考中乾隆丁未科武进士,初任御前侍卫,授浙江宁波府都司,因功升贵州游击将军,后擢升为贵州都匀协副都统。他训练部队严而有方,常以丰厚财物犒赏成绩卓著者。而对于侵吞剥削部下军饷的行为深恶痛绝,一旦发现即严惩不贷。他恩威并用,治军

得力,官兵对他敬畏有加。

贾梁沟和温泉山

一道普通的山谷和一座并不高峻的山峰,却是阎庄镇从古至今的两处风景名胜。

贾梁沟,一处美妙的自然胜景。沟谷内道路逶迤,一条浅浅的河沟与其一直相伴,春夏秋三季溪水潺潺,而冬季则自然冰封。山谷内树木的品类也很丰富,杨树、柳树、槐树、榆树、楸树、檀树、杏树、桃树等,与树木相伴的,是各种叫不来名字的灌木丛,尤以绣线菊为最,一丛丛、一簇簇,托举着耀眼的白花,让人赞叹。

在南面的崖坡上,有一块巨石踞于高处,刻着四个方正大字——九龙神泉。由此继续向前,山谷逐渐升高,树木少了,道路陡了,绣线菊满山疯长。从不算险峻的山梁上往高攀登,终于登上了山脊。

从山顶上俯瞰观上水库,心境开阔,灵魂深处的污垢被荡涤一空,心,突然就光亮透明起来。观上水库平静的水面上,倒映出天空的本色、山麓的本色、草木的本色,甚至是阳光的本色,一切都那么清晰,又都那么梦幻。

温泉山就在阎庄镇的南庄头村西。这里生长着许多高大的老核桃

树,密布着茂盛的杂草野花,悄然流淌着一道清澈的溪水……在靠近温泉山的地方,有一个带有神秘感的沟堰,翻过一个小小的豁口,前面便是一大片草木生长极好的斜草坡,这样繁盛的植被得益于湿润的山泉水——前面不远处的温泉池。

草木繁茂处,一堵高大的石砌墙体横亘眼前。仔细看,正中下部砌筑一个石洞,石洞前方,有一石砌水池,大约一米见方,蕴满一池绿幽幽的水。

在石洞上楣,嵌有一块长约100厘米、宽约40厘米的石匾,上面镌刻有工整秀逸的“温泉山”三个大字。再仔细辨认,匾额左侧有一行落款小字,是“大清雍正十三年三月”的字样。

石砌墙的上方,有更加茂密的杂树和灌木丛,游人们一般不会进去察看。其实,那一块被枝叶笼罩的地方,正是原来的古庙遗址。

温泉池的斜对面是一道不太高的山梁,其上高高挺立着八棵松树,树干笔直,树冠层叠,因为生长位置高低不一,形成一种参差之美,是这里最为壮观的一景。

离开温泉池,向山下靠近,只见一条由砂岩组成的山梁从山顶向山脚蜿蜒而下,那山岩像极了人工筑成的景观带,裸露在太阳光线下,泛出浅浅的粉色。许多岩石缝里,长出了灌木和绿草,装点得山梁上的色彩更加丰富。有的岩石,立身高处,危如累卵,但却稳稳扎根,傲视苍穹。

有山必有水,有水山才美。从温泉山深处汨汨流出的溪水,绕过巨石、滑过草丛、漫过浅滩,不知疲倦地向前流淌。太阳光掠过南边的山峰照进深峡,使小溪沐浴在暖暖的光泽下,反射出细碎的水光,水流冲击岩石发出的声响,使静谧的山谷顿时生机盎然。

温泉山,叫了不止几百年,但低调到不为人知。或许,正因为它的低调,才保持了许多自然的美好。

(下转第四版)
本版摄影:杨晋生